

人•狗•情书系

(美)尤金·奥尼尔等◎著 王颖冲 黄宏◎译



一只狗的遗嘱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an Extremely Distinguished Dog

献给曾经爱过或失去过狗狗的人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只狗的遗嘱

(美)尤金·奥尼尔等◎著 王颖冲 黄宏◎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只狗的遗嘱/(美)尤金·奥尼尔等著,王颖冲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354-4119-5

I. —… II. ①尤…②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2905 号

责任编辑:陈俊帆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左怡邱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2.875 插页:4

版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6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追忆那些狗儿们 约翰·巴勒斯

080

丹迪是一条狗 W·H·哈德逊

人狗情 吉卜林

109

一只狗的遗嘱 尤金·奥尼尔

木木 屠格涅夫

113

白毛狮子狗 库普林

雷克斯 W·H·劳伦斯

161

关于他的点点滴滴

约翰·高尔斯华绥

172

狗的自述 马克·吐温

187

最佳搭档皮拉特卡
库普林

199

084



阳光海岸的狗狗们

阿尔伯特·佩森·特休恩

001

布鲁诺的爱情 爱德华·卡彭特

马拉巴牧场之犬 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

028

狼犬宾戈 塞顿·汤普森

045

好友梅德夫

059

老狗的回忆 W·H·哈德逊

069

埋葬狗狗的地方 宾汉·兰普曼

073

纪念小卷毛 詹姆斯·瑟伯

075

高洛之死 乔杰特·勒布朗·麦特林克

077

阳光海岸的狗狗们

屋外，十月的树林里兔子和松鼠到处跑，逮一个是一个：那是莱德在大森林里最喜欢追逐的猎物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对此毫不在意。他就这么躺在那里，满是痛苦和担心，温柔得像个护士或是母亲。

一只狗的遗嘱

一位教师如果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在上千个学生里头，他一定会对其中至少十来个有着特殊的记忆；那十来个学生性格如此鲜明，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以至于难以忘怀，也不会淹没到芸芸众生中去。

此话也适用于我对阳光海岸众多狗狗们的回忆。

每个养狗人的记忆之城迟早都会变成一座墓园，到处都是小小的、哀怨的狗魂灵，无拘无束地游荡着，有时候鬼魂会和他们生前有着一样的外貌。外行人对这些爱犬幽魂往日的功绩和罪行并不感兴趣。

这就算象征性地对那些人先道个歉吧，其实也说不上什么道歉，让我们开讲吧：

他是一只硕大的牧羊犬，力大无比，红褐和雪白相间的皮像一件大外套，闪闪发亮，但是前爪却出奇的小（他每天至少要花一小时来洗前爪），一对黑眼睛无比深邃，后面似乎藏着他的灵魂。对外貌的描述就说到这里了。而关于内在的东西，我想说：他内心从不知道什么是恐惧、背叛和卑劣。

但是上述的这些，恰恰是他的个性使他曾经让人无法忘记，当然现在依旧如此。

他远不只是只忠诚勇敢的职业牧羊犬。狗里头属他最快乐，和精灵一样淘气，又属他最擅思辨，有着和人类一样的理性思考能力。

某日，妻子和我去探望一位手臂骨折后成天眼泪汪汪的女士。伤臂其实已经缝合痊愈了，伤者也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但只要有人耐着性子听，她就会不厌其烦地把那场灾祸戏剧性地重现。

我们带着莱德一起到了这位高贵的伤者家中。但是才进屋五分钟，我们就百般后悔为什么没把他扔在家里了。

这并不是因为莱德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礼貌。但是他自说自话就加入了我们的谈话。这位女士又一次开始对我们详细描述那场意外，她浓墨重彩地渲染那次不快的经历，唉声叹气，哭哭啼啼。

莱德对这场表演很感兴趣。于是他决定把这场忧伤的独奏



变成更为悲哀的二重奏。每一次那位女士发出一连串悲痛的声响，莱德就会惟妙惟肖地用同一个调子模仿出来。他哭泣、呜咽、叹息，发出可怕的呻吟，堪称是完美的模仿秀。

自始至终，莱德都一本正经地趴在我妻子的脚边。但是他的眼神一直在左右飘忽着。他那毛茸茸的尾巴禁不住摇来摆去。显然他痴迷其中，而我和我妻子可不是。

我们努力保持表情严肃，而随着那位女士的音量越来越大，莱德的伴奏也越来越响。

她呻吟，莱德就呻吟，她叹息，莱德也跟着叹息。他似乎完全沉醉于自己完美的表演中，吠声越来越响，直到盖过了受害者的表演。这是一场可怕的抒情二重奏，而最终莱德获得了胜利。女士停下了她悲伤的故事，低头看着这只如雕像般蹲坐着的牧羊犬，感动得热泪盈眶。

“哦，他太棒了！”她惊呼道，“真的是太棒了！他能体会我经历过的所有痛苦！他几乎为此伤透了心。我真希望有人能有这只不会说话的小狗一半的同情心。”

莱德不动声色地过了五分钟，满怀期待地看着那位女士；他在等着她发出下一个供模仿的悲伤音调，渴望能继续自己的表演。但是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地进行下去。女士的哀号变成了对莱德难以置信的理解力和同情心的高声赞誉。而这赞歌中，并没有什么好玩的呜咽呻吟可以模仿。

我们忙不迭地逃离了那里。如果狗也可以因为无礼放肆被指责的话，那么莱德就该挨骂。但是我俩都没能忍心因为这个去责怪他。

牧羊犬超常的智慧让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老女人并不是真的感到痛苦和烦恼，而只是肆意地向人们讲述她自怨自艾的故事，以期博得一点同情。因此莱德快乐地加入到了这一幕表演中，带着一种赤裸裸的嘲弄。

当然在别人真正感到失落、痛苦或者不幸的情况下，莱德的同情是很及时的、很真诚的。但是他对于任何装腔作势的东西都是满心厌恶；这种厌恶会溢于言表，而他也以此为乐。

有时候，莱德的嘲讽也会以另外一种更为隐秘的形式表现

一只狗的遗嘱

出来。有一次，一个人因为业务上的事情来我家——莱德非常讨厌和不信任那个人，和我一样。那天天气很热，来访者脱下新买的绸外套，搭在了阳台上。然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

他以一种让人不悦的方式，说着一些让人不悦的话。我竭力提醒自己，我是主人，得表现出起码的礼貌。但是随着谈话的进行，我感到这种尝试越来越艰难。

莱德躺在我椅子边上。与往常一样，他察觉到了我的情绪。

靠着他奇异的感应能力，莱德看出了我越来越生气，巴不得把那人踢出去。他焦急地抬头看着我，然后他看了一眼那客人，又长又白的上尖牙龇出来，上嘴唇开始轻轻地卷动。

我能看见他皮肤下老虎一样健壮的肌肉正变得紧张起来。我用手拍了拍他的头，赶紧低声说：

“安静点，莱德。别理他！”

自莱德长大以后，他一直都能准确明白这些命令，而且懂得命令不能不服从。但显然主人正被这个讨厌的陌生人所纠缠。对莱德来说，那可是绝对不行的。他沉着脸躺下去，警觉地盯着那客人。

然后，悄悄地，他站了起来，像猫咪一样无声无息地来到了阳台边缘，就是挂着那件进口白外套的地方；那件外衣颜色虽然不花哨，但是价值不菲。说来惭愧，我得承认我看见了莱德正步步逼近，但并没有阻止。我攒了一天的好脾气现在已经消失殆尽了。

莱德叼起那件雪白名贵的外套，把它拖到泥泞的砾石车道上，蹑手蹑脚的样子仿佛是一只生病的小狗。衣服的主人正忙于自己的演说，并没察觉到这一劫掠。而我也没有那么好的教养，才不会现在把莱德召回来。

在车道上，莱德找到了一片被泥沙和煤灰覆盖的区域，大约有一张饭桌那么大，还满是早上那阵大雨遗留的恶臭。

就像之前那样，轻柔得有些夸张，他把外套摆放在了那片泥泞之中。然后，他把那衣服卷在泥里，翻来滚去好几次，乐此不疲。接着，他把肩膀在那件英国进口的绸外套上使劲擦了



擦。最后又把衣服在泥里翻滚了一遍，这才算结束了对那件高档衣服的蹂躏。

对于不养狗的人来说，蹭蹭肩膀和翻滚衣服并没什么大不了的，也许只是狗有点淘气顽皮而已。但是一个养狗的人就会明白，这代表了一种难以言表的侮辱。因为只有在那种出水变质的腐肉上，狗才会以那种方式摩擦自己的身体。这是他能够作出的最严重的羞辱了。

在完成了一系列的亵渎行为之后，莱德高傲地走回到我身边；客人偶然向挂了那件珍贵的白外套——或者说是那块已经满是烂泥的破布的地方瞟了一眼，先是好奇，然后迅速变成了惊恐。

这一下，我也应该狠狠责备莱德一番。但是我又没那么做。

1912年10月，我妻子肺炎病倒了，那是场可怕的持久战。这段日子我到现在仍然不愿去回想。在那些无止境的白天黑夜里，莱德一直蜷缩在她的病房门外。他不肯吃饭。如果把他关在屋外，他会自己打碎地窖的窗户，两分钟之后就又会出现在病房外。

日复一日他都躺在那里，颤抖着，喘着气低声呻吟着。进进出出的医生和护士，一天大概有十来次会不小心踩到他，而他总会敏感地动弹一下。

屋外，十月的树林里兔子和松鼠到处跑，逮一个是一个：那是莱德在大森林里最喜欢追逐的猎物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对此毫不在意。他就这么躺在那里，满是痛苦和担心。

某个明媚的星期天早晨，危险期终于过去了。我把莱德喊进了病房。他颤抖着，欣喜若狂地走到床边，温柔得像个护士或是母亲。妻子得知了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拍了拍莱德的脑袋，告诉他他是一条多好的狗。

然后我让他去屋外转转。他遵从了指令。

可是一旦出了门，他表现得还不如一只三个月大的小狗。

接下来的十个小时里，抱怨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有含着泪来的，也有直接来指着鼻子破口大骂的；我因为当时太高兴

了，以至于都没有放在心上。

莱德用头撞破了正门，闯进了一家牛奶厂。他把架子上的牛奶和奶油锅掀翻，一个接一个，弄得石地板满是白色。

莱德把妻子的猫赶到了一棵树上。那可怜的小家伙被一直逼到了一根摇晃的树枝上，最后只有长梯子才能救她。

莱德冲入了奶牛群，把他们惊得四散奔逃，互相踩踏。其中有一只奶牛，本来是被系在一根长铁链上的，被莱德追着不停绕圈跑，直到那奶牛精疲力竭站不住了为止。

莱德一路小跑来到了大门口的小屋。他偷偷潜入了厨房，偷走了厨师长一家用来准备周日晚餐的一只十磅重的羊腿。这热乎乎、可口的战利品被他藏到了花床下面；而厨师长的妻子发现时已经惨不忍睹了。

莱德狠狠地咬了一匹老马的后蹄，后者可正拉着主人和他的孩子们前往教堂。这匹老马于是飞奔起来，多半是出于尽责而非害怕，跑出去好几码，直到车夫让他完全停下来。

同时，莱德还跳起来咬住了一条精美的旅行毛毯。他拖着这个大概跑了四分之一英里，最后把它埋在了浆果地深处某个人迹罕至的死角里。

莱德还追赶了邻居的三只狗，把他们赶出狗舍，给了他们一顿痛扁。

他又从晒衣绳上偷了护士新浆好的制服（他恨透了杀菌剂的味道，也从一开始就恨极了高效率的护士），埋进了湖边黑泥堆里。

总之，莱德在他高贵的一生中从未如此放肆，连想都没有想过。可是在这十个小时里，他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个公害，一个邻居们避而不及的害虫。

那些愤怒的抱怨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然而，我却不害臊地对每个哭哭啼啼或骂骂咧咧的人做了相同的回答：

“让他去吧。把账单寄给我，我会赔的。过去的两周，莱德和我一起经历了地狱般的煎熬。今天他做的事情，如果我够胆量，我也会去做的。我们正在庆祝呢，他和我。”

（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这番话对于任何成年人来说都像



是酒后的一派胡言。但是在那个金色的解脱日，我重复了很多次。)

一年之后，莱德自愿承担起了一个父亲的工作。那就是把他那个冒失的儿子伍尔弗调教成一只好狗。莱德耐心地进行着这项繁琐的工作。但从一开始，教育就见效缓慢，且前途未卜。

一方面，伍尔弗生性玩劣，对于他稳重的父亲来说一直是一个困扰。莱德最郁闷的，就是伍尔弗经常偷吃自己视为珍宝的肉骨头。

刚开始的时候，莱德对这些小偷小摸的行为都忍了，并未忌恨或惩戒。其实一旦受到攻击，莱德完全可以（且也的确实践过）狠狠教训与自己体型相当的任何狗，甚至是比自己大得多的。但是面对一只傻乎乎的、乳臭未干的小狗，他犯不着动用那些可怕的惩罚措施。随后，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方法来保护自己心爱的骨头，让美餐免遭伍尔弗馋嘴的蹂躏。我很幸运，不止一次目击了这一幕。同时，我个人觉得，这个小伎俩并不是出于盲目的、原始的犬类直觉，而更像人类真正的推理思考。

莱德晚餐时得到了一根肉多味美的牛骨头。他一口气吃了个饱，然后计划把剩下约两磅的美食存起来供将来饱餐一顿。不过首先，他做了一些前期工作。

之后，他大摇大摆地带着这根骨头来到了花坛某处的藏匿地点，没有任何遮遮掩掩。他放下骨头，在松软的肥土里挖了一个比以往还要深的洞。

在洞的底部，莱德放入了那根骨头。然后用鼻子把大约一英寸厚的土推进了洞里，盖住了宝贝。（狗通常用前爪来挖洞，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莱德填这样的洞用的是鼻子，而不是爪子。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骨头就这样轻松稳妥地埋好了，莱德蹿入一片灌木丛里，找出一根他早就藏在那里没什么肉的骨头——这根骨头对狗早就失去了最后一丁点吸引力，而且久经雨水冲刷已经变得白秃

一只狗的遗嘱

秃了。

这根几乎被遗弃的老古董被扔进了那个洞。之后莱德继续把剩下的土推回洞里，填平洞口；然后毫不在意地离开，一次都没有回头去看看他的藏宝地。

伍尔弗显然暗暗躲开一边，热红了眼观察了很久。莱德一走，他就蹿过去开始挖。因此，他经常能找到父亲的地下储藏室。不一会，他就找到了上层那根骨头。

带着一丝鄙夷，他闻了闻这根已经没有肉的鸡肋，然后悻悻离开了。显然，他白费了好大力气，就只找到了这么一根连饥饿的野狗都懒得闻的骨头。这只受挫的小狗，没有任何怀疑地小跑开了，却不知道就在他挖出的假靶子下面两英寸，正躺着那根满是肉的骨头。

除非我比平常还要糊涂，我认为莱德所做的需要依靠人类的推理和逻辑能力。很肯定这不是单凭直觉就可以的。计划里的每一步都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且都以精确的步骤加以实施。

在那之后，我还听说了其他两只狗，其各自的主人也目睹过他们做同样的事。

让我们还是回来说说莱德的一次放风大狂欢，那是在女主人脱离危险。大约一周之后，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小阳春早晨，康复中的妻子被挪到了楼下，安置在一张吊床上。莱德像往常一样躺在一边的地板上。

一个上午，有两三个邻居来探望我妻子，恭喜她康复，并送来了各种各样的礼物：鲜花、糖果、水果等等。邻居们把这些礼物拿过去给她看，都放在她膝上。莱德饶有兴致地看着。不久，他站起身蹦蹦跳跳地向树林跑去。

在树林深处的某个地方，他发现了——或者确切地说应该是“再发现”了——一头死了很久的马。他从尸体上扭下了一根肋骨的一段，然后就拖着这根沉重的骨头回家了。

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到他走过来，因为他是逆风而来的。直到他沿着吊床和门廊走过来，在我妻子的膝上扔下那个带着恶臭的礼物，我们才察觉到他回来了。

但是为什么不接受呢？对于狗来说，这样腐败了很久的肉



简直是难得的宝藏。当然并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在上面打滚的。对于他来说，这气味一定相当美妙，因为他乐得把这气味沾得满身都是。

莱德按照上午来访者们的做法，给自己敬爱的女主人献上了一份厚礼——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礼物了。

其实说到底，腐肉的臭气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并不比烟草烈酒和高级进口香水对于狗的刺激大到哪里去。但不知道为什么狗就是喜欢呆在我们身边，因此一直忍受着上述气味；而任何狗只要身上沾了一丁点腐肉的味道，我们就会把他赶出房子。

我对狗的种种天性太过无知，不过最为不解的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渴望和男女主人呆在一起。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牧羊犬愿意放弃小睡，离开起居室壁炉前舒适的窝，宁可跟着我顶着冬天冰冷的雨水出门。他们是那么讨厌下雨。

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狗会冒着被责打的风险，乐颠颠地从关着的房间或者狗舍里跑出来，沿街飞奔或穿越田地，只为了追赶上那些故意要丢下他们的主人。

今天（又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我在离屋子一百多码的吊床桌子前写作。身边围着七只狗。这是一个凉爽明媚的下午；正适合嬉戏。草地、树林和湖泊都吸引着我的牧羊犬们。

但是那七只狗在干什么呢？每一只都懒散地躺在地上，就在吊床边。

即使是那只年迈的、跛足的“沙爹”（意为“阳光海岸的沙暴”）也离开了屋里舒适的垫子，那可是他的专座啊。其实现在对于他来说，任何活动或多或少都不太好受。但他一看到我在那儿，还是离开垫子，痛苦地一瘸一拐着爬下六级台阶，穿过车道，然后慢慢地走到我身边；在我的脚边凹凸不平的地面上躺了下来，这儿可没他门廊那边的床那么舒服。就在这儿，过去的两个小时里，他和别的狗一样在打瞌睡。

这是为什么呢？我还真是不知道：主人对于他们来说就像

个上帝，一定有什么神秘的吸引力，使得他们宁可待在主人身边，而不是去做一些更好玩更有趣的事情。

我偶然从屋子经过马厩时，一群阳光海岸的白鸽会飞过来，一路振翅飞翔护送我到终点。这种表面上的虔诚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大餐就在马厩那边的棚子里。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我清晨走过马厩门的时候，马儿们会对着我嘶鸣表示欢迎（当时我还养马）。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金鱼——我路过开阔的睡莲池，在它侧岩边停下，上百条金鱼就会迫不及待地蜂拥过来；他们在我戏水的手中游进游出，一点儿都不害怕。他们知道——或者希望——我是去那儿给他们喂食的。

不，上面的这几种现象都没有一星半点的神秘，和人类巴结富亲戚一个道理。但是对于狗来说——不管是我的狗还是其他人的——他们呆在主人身边，跟着主人去任何地方，根本不打任何小算盘。

他们就是那么荒唐，一心想要和我们在一起，不期待任何回报。这种念头我百思不得其解。

就拿躺在我身边的这群狗来说，他们并不见得去奉承从厨房窗口偷偷喂他们的女佣；而每天给他们准备丰盛饭菜的厨师长，他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

他们躺在我身边的草地上，神色中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明显的功利味道。犬类的概念里没有功利一说，我三分钟前起身去书房拿新的打印纸，他们就跟着我回到了屋子等在门口，然后又护送着我回到吊床。

是啊，这个特点我真是琢磨不透。

似乎跑题太远了，希望你们没有觉得太无趣。现在我们回头说说莱德：

我在这里只叙述了在他一生中一些像人类一样淘气、有逻辑可循的奇闻轶事。我并没有讲述他完整的一生。

他与两只年轻力壮的狗在阳光海岸后方大雪覆盖的森林里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他在自己十六年的生命里一直对我和妻子忠心耿耿地服务，那一系列真正的冒险照亮了他的一生——



这些我并没有写到这里来，而是为他写了那三本长得可能有些发闷的书。

在我青少年时期，阳光海岸最著名的狗要数父亲养的那只巨型波音达猎犬肖特。他绝对值得你的关注。自然，在任何现代狗展中，他都被无情地拒之门外。

肖特的皇家血统十分纯正。但是他头脑里缺乏当代狗展上一些波音达猎犬的那种风度和精致。他胸膛和四肢健硕，可以在最有难度的狩猎场上毫不费劲地一天跑上十个小时；而且他皮糙肉厚，在最多刺的灌木丛里也能毫发无伤——这些和今天的那些皮肤光滑、体态弱小、只会做秀的波音达猎犬相比，真是相去甚远，非常可笑。

“可笑”的差异。但我笑的肯定不是肖特。因为对我来说，他仍然是我漫长记忆里最棒的猎犬。

母亲突然病倒了。父亲带着她和全家去了欧洲，希望在那里可以治好她的病。（最终她得救了，此后又健康地活了四十多年。）

我们离开美国的两年间把阳光海岸租了出去。肖特被送到了我的一个叔叔家寄养，直到我们回来接他回家。

这个寄养的叔叔，G·P·豪斯上校，是个典型的运动家。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像他那么了解狗的。自从肖特刚断奶来到我家，他俩就成了很好的朋友。肖特再找不出那么好的人家和那么好的监护人了。

但是豪斯上校给我父亲写信说道，这只向来开心的狗已经变得闷闷不乐、无精打采了。他像往常一样在狩猎的时候尽职尽责，但提不起一点兴致。他非常思念主人和阳光海岸，无比惆怅。

背井离乡两年之后，我们回到了美国。父亲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叔叔家，把肖特接回阳光海岸。他把我也捎上了。整件事情的细节都印在我脑子里，就好像是上个月发生的一样。

刚坐定，叔叔就派人去把肖特带到了屋子里。肖特住在离